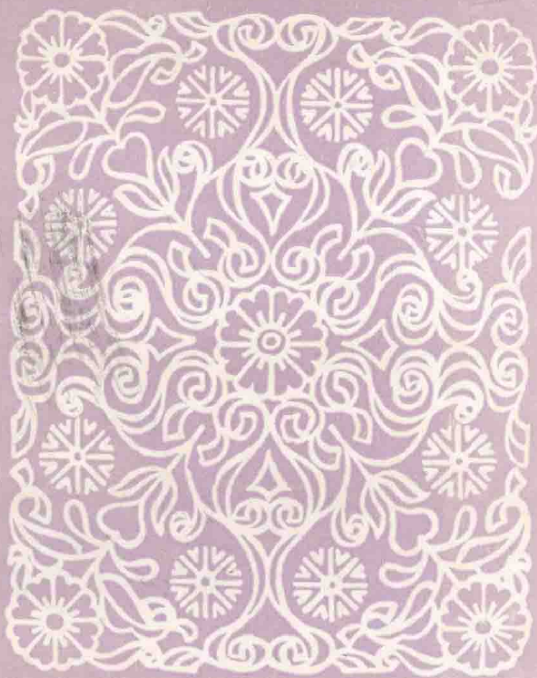




盖县资料本

(下)



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辽宁卷

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辽宁卷

盖 县 资 料 本

下 卷

盖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委会

1988. 5

式新，望即补寄，以文助教音更部，按音平水音韵行以

音 韻

其六卷八八式一

中国民间文学三集成辽宁卷

盖 县 资 料 本

(上下卷)

盖县民间文学三集成编委会

营口日报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630,000字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印数 1—1,500

责任编辑：张吉和 吕公眉 何星民 张同达

摄 影：姚振海 张 亮

成本费 精装（上下卷）18元

平装（上下卷）14元

苑家母女

从前，在望儿山东面，有一个很小的山村，叫酸枣峪。

这一带山区，素有“天然药库”之称。当地居民，都有识别几种药材的本领。村里有一个叫苑德贵的，他已有六十出头，在岭前盖了一间泥草房，领着老婆和一个小女儿，全家只靠采药草为生。

有一年，苑德贵采挖了一大窝猪苓，自己用担子往山下挑了好几天，送到药铺卖了五十多两银子，轰动了全村。

山下村子有个牛二，好吃懒做，闲散惯了，他听说苑德贵手里有钱，就在一个没有星月的黑夜，偷偷地闯进苑德贵的住处，手里握着一块鹅卵石，朝着苑德贵的头部就下了毒手。牛二趁机将苑家银子全抢走了。

从此，母女二人生活无依无靠，过着吃上顿没下顿的日子。

有一天，天上忽然过来一块黑云，接着就劈雷闪电地下起一阵暴雨。正在大雨下得象瓢泼的时候，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又瘸又瞎的老太太，身上湿个精透，右手拄着一根棍子。

这个老太太，一进门凳子没坐热，就说她三天三宿水米没沾牙，让苑家母女赶快做饭给她吃。母亲瞅瞅天上的雨还不见停，便打发女儿穿上蓑衣到山下去讨米。去了足有一个时辰，女儿好歹算讨回了半升小米。自己连一粒也没留，

统统做了粥，老太太吃个饱。

天晴了，雨过了。老太太肚子也不饿了。在离开苑家之前，她对秀花的母亲说：“你家里没有土地，又没了男人，今后生活可怎么办呢？”老太太打了个停儿，又自问自答地说：“为了报答你们母女俩一片好心，我教给秀花姑娘一样手艺，只要手里有了吃饭的家什，往后就不用讨着要着吃了。”说着便从包袱里找出一双普普通通的竹筷子，然后对秀花说：“往后谁身上有什么病，你就用筷子朝那地方一夹，病就好了，不过要是得了坏心病那可治不了”。

说完话，只见老太太两脚生风，一溜烟就下了山。

这一天，山下村子的一个人，路过秀花家门口坐下休息，提起话来，才知道这个人得了黄病，到处医治也没见效果。秀花忽然灵机一动，想起老太太送给她的那双筷子，便找出来朝那人的肚子夹了一下，果然，手到病除。

这件事，一传十，十传百。几百里方圆，很快都知道秀花姑娘会治病。每天前来求她看病的人接连不断。母女俩的日子渐渐地好了起来。

村里的牛二，听说秀花姑娘能治病，就想起自己时常犯的心口痛病来。这天，他也找到苑家门上，求秀花姑娘给她治病。不料想，秀花用筷子往牛二心口窝上一夹，牛二疼得更厉害了。捂着心口窝回到家，倒在地上打几个滚，就硬拉拉疼死了。

讲述人：张锡武，盖县芦屯镇人。

流传地区：盖县芦屯一带。

搜集整理人：张真力，盖县文化馆离休干部。

卖牛的故事

土改前，榆林堡村有家姓刘的，户主叫刘成厚，其妻叫张云芳。家里有六亩耕地，一牛一驴一挂车。两口子有来道去，日子过的很舒心。

一天，丈夫和妻子核计，家里的辕牛个头太小，不如卖了再买头大的。丈夫告诉妻子说：“如果我不在家，这头牛有买的三百元你就作主卖了它。”妻子说：“好。”

正巧，这天丈夫出门不在家，邻村的李木匠来买牛。云芳按着丈夫定的价钱把牛卖给了李木匠。商议定盘后，李木匠进屋把钱交给云芳。云芳点了点，正好是三百元整。她点完钱随手放进柜子里。李木匠说：“按规矩卖牲口都不卖笼头，也不好把笼头给带走。把你家的绳子借我一条，我把牛牵回去，再给你送来。”云芳听李木匠说的也在理，便出屋给找绳子去。哪知李木匠起了贼心，趁云芳出屋工夫，偷偷地掀开柜盖，拿出三百元揣进怀里，跟云芳走出屋去。他接过绳子，抹下牛的笼头，用绳子拴好牛角，把牛牵走了。

晚上，刘成厚回到家里，云芳高兴地告诉他：“牛叫我卖了。”可是当她开柜去拿钱时，却发了懵：“怪呀，这三百元我明明放在这儿，怎么没有了？”丈夫说：“你不是记错地方了？”云芳肯定地说：“没有！”但她还是把柜子翻了个底朝上，也没有找到。这一下两口子可慌了。丈夫埋怨她：“三百来元是玩的呀，也不放个准地方，连个家你都看

不住，还能干什么！”妻子也急的火穿头顶，闷坐在炕边任凭丈夫数落，眼泪如断线珠似的流下来。这一夜两口子躺在炕上，唉声叹气，谁也没有睡好觉。

刘成厚觉得这钱丢的太奇怪，第二天起早就走出家门，打算找人掐算掐算。妻子在家连早饭也没吃，她越想心里越难受。自己从过门到老刘家，和丈夫省吃俭用，口攒肚挪，辛辛苦苦累日子，实指望卖了小牛买大牛，那曾想……这一来地还怎么种，日子还怎么过……这钱丢的……她越想心里越挽不过劲儿，便拿起绳子挂在梁上，寻了短见。

刘成厚回家一看，大吃一惊。他万万没有想到妻子会悬梁自尽。当他急忙把妻子从梁上抱下来时，妻子已经不省人事了。他回想起自己昨天埋怨妻子的话，追悔莫及，痛哭一场。

云芳去世了，刘成厚失去了唯一的亲人，他是那么悲痛，那么孤单，滋味实在不好受。心想，无论如何，云芳和自己相亲相爱一回，活着没享福，现在她走了，我要对得起她。于是一狠心又借了三百元，加上平素积攒的二百元，凑在一起买了金银首饰，十分象样的发送了妻子。

街坊邻居都来帮助操办丧事。买牛的李木匠也来了，他装作异常悲痛和惋惜的样子。但当他看见棺材里放进那么多金银时，又眼热起来。刘成厚在众人的帮助下，把妻子的棺材抬到坟上。但因那时有个迷信规矩，凡是“横死”的人，必须先“葬”在祖坟外边，待三年以后才能下葬。所以云芳的棺材只好葬在祖坟边上。在出殡后的当天深夜，云芳回家叫门来了：“成厚呀，快给我开门，简直把我冻死了。”成厚以为是在自己在作梦呢，睁眼细听，果然是云芳的

声音。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但这确确实实不是别人，是云芳在叫门。“云芳呀，你既然扔下了我，就别再回来折腾我了，你就可怜可怜我吧！”成厚哀求她说。“不，成厚呵，你别误会，我确实是好好的回来了，不信你开门看看我！”云芳在门外恳切地说。成厚还是不相信地问：“那么你是怎么从棺材里钻出来的呢？”有人救了我，确实是有人救了我呀！”云芳认真地向她解释。原来，在这天夜里，有个人到坟边用锯锯开了棺材的前脸儿。张云芳象是从窒息的大梦中缓过一口气，头脑清醒了。但她不知道自己这是在什么地方，直到爬出了棺材，她才明白了过来。认为这是有人把她救了出来。但这人是谁？她说不清楚，只见一个黑影跑掉了。

这件事当夜就惊动了左邻右舍。大家连夜赶到坟边查看，发现离锯开的棺材不远的石碑下躺着一具死尸，仔细一看，不禁“啊”了一声，这不是李木匠么！查看他的腰里还揣着三百元钱。这一下大家明白了，原来李木匠盗墓时，看见张云芳从棺材里钻出来，误以为这是炸尸了，就吓得魂飞胆散，转身就跑，一头撞到石碑上，结果了性命。

讲述人：张永禄，男，84岁，盖县梁屯乡富裕村人（已故）。

流传地区：盖县梁屯。

搜集整理人：汤和伟，男，盖县人大常委会干部。

双吞金和杜鹃鸟

早先年，在盖州城东南九十里的赤山脚下，有个姓冯的大人，原在京城里为官，晚年隐居乡里。他有个女儿叫玉娟，深居闺房，品貌出众。见过这位小姐的人都说，方圆百十里也没见过象她那样俏丽聪慧的美人，过了及笄年龄，更出落得如花似玉。

这一年正逢中秋佳节，冯小姐偕丫鬟小翠来到后花园赏花。只见圆月之下，满圆丹桂，奇香扑鼻。她触动心怀，叫丫环小翠搬来古琴，她抚动琴弦，边弹边唱，一曲心歌，悠悠飘至围墙以外。

弹琴者无心，听琴者有意。正当冯小姐园中弹唱得兴浓之时，有一位公子哥儿许金荣从花园墙外路过，他听到园中传来美妙动人的琴声，就止住了脚步倾耳静听，那琴声歌韵似乎有些凄婉伤感，大有高山流水少知音之意。他深深被琴声歌韵所感动了，就思索片刻，吟诗一首：“墙里琴声墙外听，声声幽怨诉衷情。知音不是难寻觅，待到重阳会许公。”吟罢将诗书于绢帕之上，裹得一枚玉章投入园中。恰好此物落于玉娟脚下，玉娟俯身拾了起来，揣在怀中，急匆匆与丫环小翠回到房中，她打开绢帕一看，上面赋诗一首，那枚玉章上刻有“许金荣”三字，当时，心绪如丝，即对绢帕上的诗意的风流文采暗暗叫绝；更在想像题诗的人定然是一位翩翩公子了。

九月重阳节正是冯大人六十寿诞之日。前来祝寿的贵宾盈门。冯大人的至好之交许大人夫妇偕公子金荣也前来祝寿。玉娟从丫鬟小翠口中听说那个许金荣来到冯家，便随小翠躲在屏风后偷看，只见许公子真是一表人才，再回味绢帕上的诗句更产生了爱慕之心。冯大人也见许公子，谈吐文雅。酒席之间，将爱女玉娟便许配给金荣为妻，冯、许两家遂结为亲家，当下择下吉日只等完婚，真是皆大欢喜。

前来祝寿的，有个浪荡公子姓薛，是冯大人堂兄的外甥，前两年就见过玉娟美若仙女，早有求婚的心思。今日席上见冯大人一口将玉娟许配给许公子，便怀恨在心。回到家中，大骂冯大人有眼无珠，恨得咬牙切齿，急得搓手顿足，无计可施。

有个媒婆张氏，是薛公子的婶子，在冯家当过奶娘，生来油嘴滑舌，心眼歹毒，更贪图钱财。见薛公子整天苦丧着脸儿，问明原由，趁机向薛公子索取纹银四十两，立即给薛公子出了坏主意。她来到冯家，花言巧语向冯小姐道喜，趁冯小姐不注意时，偷出铸有玉娟名子的银手镯一只，又编造情书一封，而后将镯子和情书在许公子和冯小姐结婚那天，扔到了许家门口。许公子的家人拣到了镯子和书信，交给公子。许公子看完情书之后，羞恼成怒，撇下刚刚娶进家门的新娘玉娟，便独自出了家门，上了赤山的龙潭寺。那薛公子为人阴险毒辣，见许公子离家出走，就扮作道士模样，先是尾随许公子，而后从便道先登上赤山。正当许公子转身欲归之时，见一道士从大殿后走出来，口中念念有词，说些隐语，无非是侮辱冯家小姐不贞。许公子更加信以为真，怀着满腔郁忿下山去了。新房中的玉娟，见丈夫离家未归，便暗

自落泪，一人冷清清地虚度了新婚之夜。许公子本是文弱书生，经不住奔波流浪之苦，三天没到黑又回到了家门。许家人见许公子三天没归，到处寻找也不见踪影，不料想许公子自己回来了。许母见儿子回来，又惊又喜又气又恨，便将玉荣锁在玉娟的新房中。这一夜，一个是默默等待，一个是毫不理睬，两人没说上一句话，各自坐到天明。玉娟又大哭一场，怎么也想不明白，许郎原是有情人，为什么竟如此冷淡？就这样过了一月有余。

春节过后，本来是应该两人同去拜见玉娟父母，金荣硬是不去，让玉娟独自回娘家。玉娟本是一个刚强的女子，顾及个人的脸面，回到家中并没有向父母说出真情，便遵照婆母的嘱咐，当天返回了婆家。没料想，回到家中，却遭到丈夫的百般辱骂，硬说她与薛公子叙了前情。这时候，玉娟才恍然大悟，觉察到丈夫是生了疑心，任凭自己怎样表白，也无济于事。玉娟茶不思，饭不想，病倒了，期望有一天，丈夫能解开疑团，消除误会。哪知丈夫竟然铁石心肠，象中了邪一样，任凭家人怎么劝说，也不曾回心转意。这一天，雷雨交加，许金荣又疯疯颠颠地离家出走，在赤山脚下转来转去，后来，他感到实在无路可寻，便吞金投入大漈汀中。家人找了一天一夜，才从大漈汀中打捞出他的尸体。妻子闻听，抱着丈夫尸体大哭，哭得撼天动地，悲痛欲绝，从眼中口中流出的都是血。丈夫死后不久，媒婆张氏登门提亲，被玉娟一顿辱骂。当天夜里，玉娟姑娘也吞金自尽。后人将玉娟与金荣合葬在赤山脚下。

这便是赤山一带流传至今双吞金的故事。后人听了无不慨叹惋惜。

后来，有人看到，每到春季，有一种啼血的杜鹃鸟儿在赤山脚下飞来飞去，发出“哥哥归，哥哥归，哥哥快回归”的呼叫声。人们传说，那是美丽、刚强、贤惠的玉娟变的。要不怎能发出“哥哥归”的叫声呢？

讲述人：侯曲氏，熊岳人（已故）。

流传地区：辽南一带。

搜集整理人：阎钰，女，三十三岁，熊岳镇学校教师。

搜集时间：一九八六年十月。



杨铁匠作媒

从前，熊岳城南关有个姓杨的小炉匠，街面都叫他杨铁匠。杨铁匠每天走街串巷给人家锯锅锯盆，手脚闲不住，那张嘴也闲不住，走到哪嘞嘞到哪。他手上长没长六个斗谁也不知道，反正见着谁家闺女小伙两相当，熟悉不熟悉就拉扯起来给人家保媒。不过杨铁匠为人心眼好，给人作媒既不图七个碟子八个碗地抹油嘴，更不图人家给送点小意思。这样一来二去城南城北，三里五村叫他给鼓捣成了的婚事还真不少。杨铁匠能保媒的名声一传开来，一些家有大男大女的人就纷纷找上门来了，求杨铁匠把不好办的婚事帮忙办一办。杨铁匠也总是自然乐呵呵地答应人家。

有一天由于外面天下大雨，杨铁匠没法出门找活干，就蹲在家里敲着铁砧子碾起了铆钉。忽然门开处，打门外进来一个人。等到进来的人把雨伞合上转过身来的时候，一下子倒把个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杨铁匠吓下一跳。你猜怎回事？原来这人没有鼻子。鼻子哪去了，叫疳疮吃了。旧社会常常有人闹疳疮，不是烂这就是烂那。没鼻子能受看吗？平塌塌的脸上两个黑窟窿，冷丁瞅还真瘆人。杨铁匠再一细看，来人顶多也就二十五六岁，身子骨长得倒是很匀称，结实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吃苦下力的人。杨铁匠赶忙请小伙子坐下来，并打听起小伙子的来意。小伙子哼了半天，把个脸臊得通红，嚅嚅咕咕总算说出了来的目的；求杨铁匠作媒，有合适

的姑娘给自己介绍一个，如今已经老大不小了还没娶上媳妇。

原来小伙子是城西郊王家园子人，姓王，父母故去后孤身一人，每年靠种菜卖菜维持生活，虽然有力气能干活，钱也积攒下几个，可是因为小时候穷，生了疳疮治不起，硬把一个鼻子毁了，弄到如今还光棍一条。

小伙子这么一说，杨铁匠还真犯难了，心想：若是有钱大户人家子女还好说，别说没鼻子，就是没眼睛没嘴，花钱也能买来个姑娘作媳妇，可你是小家小业的人哪！不怪人说杨铁匠为人心肠热，他再一看小伙子那可怜不识见儿的样，就对小伙子说：“你先回家吧，待我出门遇到合适的姑娘，一定去你家找你，给你把这事办妥。”

若是别人听杨铁匠这么一说，肯定心里就凉了半截，那不是搪人的话吗？可是姓王的小伙子不这么想，他相信杨铁匠肯定能把这事办成。于是初一过了盼十五，十五过了盼初一，天天盼杨铁匠来登门。真还别说，有一天傍晚午，杨铁匠挑着小炉匠担子晃晃悠悠还真找上门来了。他告诉小伙子说对象有个八九不离十了，女方是东关一家姓黄的姑娘，你就快些准备办喜事吧！

姓王的小伙心里那个高兴劲就不用说了，不过转面一琢磨：人家不嫌我有残疾，不是也有什么毛病呀？要是瘸子瞎子还好办，要是给我找个炕吃炕拉的主，我这穷日子以后还有个过吗？他把这心里话对杨铁匠一说，杨铁匠就乐了，告诉他就放心好了，人家女方岁数二十三，有爹有妈，不瘸不瞎，更长着一只能干活的好手，老黄家日子过得是穷点，不过人家答应了这门亲事，图的是你上没有老，下没有小，轻

手轻脚还能干活，肯吃苦。经杨铁匠这么一说，小伙子也就放心了，隔了不几天，就托杨铁匠把四彩聘礼给送过去了。

旧社会那阵儿，男女婚事全由媒人在中间忙活，没结婚男女双方根本见不到面，不象现在这样经介绍以后，男女双方找个地方见见面，互相认识一下，女方到男方家里认认门，看看家，看好了就订婚结婚，看不好就黄局，旧社会哪兴这个？媒人的话你要信，婚事就成，要不信，就拉倒。至于男女双方长得什么样，只有进了洞房，揭去了盖头，新婚夫妇才能知道，到那时候生米做成了熟饭，好了坏了都得那么地。

没鼻子的小伙子结婚那天才有意思呢！大红轿车一进门，本家嫂子把新娘往轿下一挽，新郎眼睛就有点发直了，心里说杨铁匠啊杨铁匠，怪不得你说女方长着一只能干活的好手，归齐一溜招另一只手干巴成了鸡爪子样啊！待拜过天地，新人入了洞房，红盖头揭下之后，新娘抬头一看新郎，眼睛也直了，也在心里嘀咕道：杨铁匠啊杨铁匠，怪不得你说男方眼下没什么，我当仅仅是上无老下无小呢，原来眼睛下面真没什么呀！

还真别说，由于小夫妻般配，婚后日子过得还真好。

讲述人：洪淑云，女，43岁，盖县九垄地乡人。

流传地区：盖县南部熊岳地区。

搜集整理人：高余利，男，九垄地乡文化站干部。

刘 家 三 媳 妇

从前有一个老刘头，娶上三个儿媳了。这三个儿媳妇都一点也不孝顺，平时和老刘头说话，连句爹也不叫。老刘头挺生气，就想个拙法硬叫三媳妇叫他声爹。

这一天，老刘头临睡觉时告诉三儿媳说：

“三媳妇，明天早上我要去赶集，早点把饭做好了招呼我一声。”说完，就上里屋睡觉去了。躺在炕上心里还寻思，这回我看你管不管我叫爹！

第二天一大清早，三媳妇做好了饭，见老公公还没起来，就手拿着一根烧火棍子往老公公头上的炕沿上一敲：

“炕沿一条线，谁赶集谁起来吃饭！”

老刘头一听更来气了，他一边穿衣裳一边嘟哝着。

“你把我话把给打掉了，你把我话把给打掉了！”

老刘头的三儿子见爹整天见人就说“她把我话把给打掉了”这句话，就到老丈人家问问有什么办法，老丈母娘把闺女叫去狠劲说了一顿，告诉她以后要孝敬公公，又给姑爷想了个好办法。

老刘头的三儿子回了家，见爹爹还在院子里又说那句话，他一声没吱，扛着镢头就往外走。老刘头平时就爱管闲事，一见儿子扛着镢头就问：

“三小子，上哪去？”

“我去抠风根去！”

“风有根么？”

“那话有把么？”

这一招可真灵，老刘头再也不老叨叨那句话了。三媳妇让娘家妈说了一顿，也改口管老刘头叫爹了。

这一天，三个儿媳妇都要到娘家串门子去，老刘头一大早就起来站在院子里跟三个媳妇说：

“大媳妇到妈家给我拿点骨包肉（核桃）吃；二媳妇上妈家给我拿点肉包骨（枣）吃；三媳妇回娘家给我拿个鸡大腿吃。”

说来也怪，三个平时都不是孝顺的儿媳妇，这回都按公公的要求拿回了东西来。

老刘头把枣和核桃都吃了，就是三媳妇从娘家拿回来的鸡大腿没舍得吃，他把它放在碗里一个劲地摆弄，三摆弄两摆弄让邻居马家的一只大狸猫给叼跑了。老刘头一气之下，抓着大狸猫一下子给把它摔死了。摔死了还不说，又把猫挂在马大娘家的墙头上，惹得老马太太整天在墙跟前叨咕着：

“大狸猫是看家虎，跳墙头它不沾土，上集卖银子不还价，还值八两五！”

马大娘天天在墙头那边叨叨咕咕，可惹翻了刘家的三媳妇，她问老公公：

“爹，马大娘家多会儿也没跟咱家借过东西么？”

“借过，前年借咱个破酒筵，还借咱一把破漏勺……”

这一天，马大娘嘟囔完了，刚拔腿要走时，三媳妇赶紧拦住她说：

“马大娘你别走，你前年借咱个破酒筵，又装汤来又装酒，上集卖银子不还价，还值八两九！”